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國 學 必 讀

下 冊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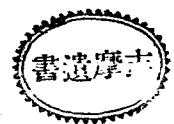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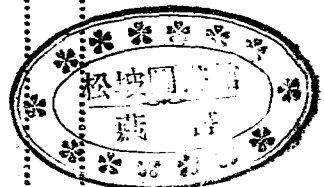
18613

國學必讀卷下目錄

國故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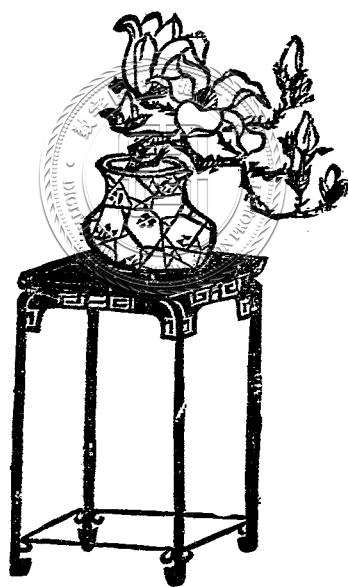
頁數

一	夏曾祐孔子學說	一
二	梁任公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二四
三	章太炎中國文學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	三七
四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五〇
五	胡適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六七
六	胡適之研究國故的方法	一〇一
七	劉叔雅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	一〇五
八	陳蓮庵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	一一八
九	陳散天中國古代名學論略	一七八
一〇	抗父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二〇三
一一	江亢虎中國文化及於西方之影響	二一一



一二	錢基博某社存古小學教學意見書以上通論	一二九
一三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	一二七
一四	清龔定菴六經正名	一二三
一五	清魏默深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一二六
一六	清胡竹村詁經文鈔序	一二八
一七	清陳恭甫經郭條例	一二五
一八	錢基博師範學校讀經科教授進程說明書以上經	一二六〇
一九	清錢莘楣十駕齋養新錄論古書音讀三則	一二八五
二〇	清陳恭甫漢讀舉例	一二九
二一	章太炎中國文字略說	一二一〇
二二	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	一二二〇
二三	梁任公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	一二三二
二四	江易園古今音異讀表序	一二三七
二五	金可莊聲音學聽講錄	一二三九

二六	錢基博 <u>吳江沈穎若先生文字源流</u> 後序以上小學	三四九
二七	清龔定菴 <u>古史鈎沈論</u> 二	二五七
二八	梁任公 <u>五千年史勢鳥瞰</u>	二六一
二九	梁任公 <u>歷史統計學</u>	二七五
三〇	柳翼謀 <u>正史之史料</u> 以上史	二八七
三一	夏曾祐 <u>周秦之際之學派</u>	四〇四
三二	章太炎 <u>論諸子的大概</u>	四〇五
三三	胡適之 <u>諸子不出於王官論</u>	四〇九
三四	柳翼謀 <u>論近人講諸子學者之失</u>	四一七
三五	江山淵 <u>論子部之沿革興廢</u>	四四七
三六	江山淵 <u>論九流之名稱</u>	四五五
三七	江山淵 <u>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u> 以上序	四五八



作者錄

唐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善名理，歷仕陳隋。唐高祖時，爲國子博士，封吳縣男。著有經典釋文，諸經音讀，多遵以爲依據。錄經典釋文敘錄。



清錢辛楣，名大昕，字曉徵，一號竹汀，嘉定人。乾隆進士，累官少詹事，精研羣籍，於經史文義，音韻訓詁，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畫象，篆隸，罔不究心，兼通中西曆算。著有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廿二史考異，唐書史臣表，唐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二史拾遺，諸史拾遺，通鑑注辨正，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吳興舊德錄，先德錄，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弼州年譜，疑年錄，恆言錄，十駕齋養新錄，竹汀日記，鈔金石文跋尾，元詩記事，潛研堂詩文集，錄十駕齋養新錄，古書音讀三則。

清陳恭甫，名壽祺，閩縣人。嘉慶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解經得兩漢大義，詩文沈博絕麗，有六朝三唐風格。有左海文集十卷，錄經，鄆，條，例，漢，讀，舉，例。

清胡竹村，名培翬，字載屏，績溪人。嘉慶進士，官戶部主事，有研六室文集，錄詁，經，文，鈔。

序。

清龔定菴，名自珍，字璣人，更名鞏祚，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博學負才氣，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晚尤好佛乘，其文導源周秦諸子，沈博奧衍，自成一家。同光之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云有定菴文集十五卷，錄六經正名，古史鈎沈。

清魏默深，名源，邵陽人。道光進士，官高郵州知州。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精輿地之學。治經以西漢今文爲宗，與龔定菴並稱。龔魏有曾子章句，詩古微，公羊微，春秋繁露注，聖武記，海國圖志，古微堂文集，清夜齋詩集，錄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梁任公名啟超，字卓如，新會人。受公羊學於南海康有爲，最爲高第弟子。其始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培植無完膚，而鑽研之深，則亦以爲國學之根柢極深厚，終有其不可磨滅者存。而於文章，夙不憲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練，既而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文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爲新文體。老輩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而富於情感，娓娓有致。中國政學維新之動機，要不得不歸功於梁氏焉。所著飲冰室文集以外，有墨經校釋，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盾鼻集，梁任公近著，講演集等書。錄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五千年史勢鳥瞰，歷史

統計學

夏穗卿，名曾祐，錢塘人，治西漢今文家言，最與梁任公莫逆。所著中國歷史教科書，衡權政學，一以今文學爲張本，而雜糅以歐儒之說。錄孔子學說，周秦之際之學派。

章太炎，名炳麟，亦名絳，餘杭人。少受學德清俞樾，治小學極謹嚴。又憲治左氏春秋，時南海康有爲以治公羊，有高名，而章氏詆排特甚。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俱舍，惟識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臘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宏肆。其治小學，以音韻爲骨幹，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其精義多先儒所未發，而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嘗自述治學進化之迹曰：『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雖然，章氏謹守家法，而門戶之見，時不能免。如治小學，排斥鐘鼎文，龜甲文；治經學，排斥今文派。所著刊行者，有章氏叢書，國故概論，錄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中國文字略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論諸子的大概。

胡適之名適，績溪人。績溪胡氏，本以經學傳家，而胡氏在美留學，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尤研究有得，授博士學位，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一面倡建設的文學革命之論，而以國語的文學，打倒桐城派古文之舊勢力；一面又主張整理國故之議，以刷新國學之

面目。其於中國學術界，摧陷廓清之功，信不可沒！惟其衡評國學，過重知識，而功利之見太深，此其所短！所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章實齋年譜，胡適文存，嘗試集等書，錄清代學者治學的方法，研究國故的方法，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柳翼謀，名詒徵，江蘇丹徒人也。自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績溪胡適汲其流，倡新漢學，以爲周禮爲僞作，尙書非信史，六籍皆儒家托古，持勿輕信古人之論，而胡氏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一時風動。後生小子，不事研誦，好騁異議，疑經蔑古，卽成通人。餘杭章炳麟氏謂：「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稱爲僞托，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無其人？今亦何從質驗？轉益充類，將謂我生以前，無一事可信，無一人是真。」可謂慨乎言之也！而柳氏不徇衆好，獨以爲古人古書不可輕疑。章氏比之「鳳鳴高岡」，其爲人美鬚髯，善譚議，治中國史學尤精洽，採摭極博，而議論有裁斷，歷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國文教授，錄正史之史料，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江易園，名謙，婺源人，南通張謇弟子，嘗爲安徽教育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於音韻學研探造微，所著有說音，古今音讀表，兩漢學風等書，錄古今音異讀表，序

江山洲，名璟，廉江人，著讀子卮言二卷，中有精到語，錄論子部之沿革興廢，論九流之

名稱論道家爲百家所從出。

江亢虎以字行，安徽旌德人，容貌魁偉，工詩文而好譚議，交遊無厚薄，一接以禮。民國初元，創社會黨於上海，中國之言社會主義者，自江氏始。既而赴美國，任美國國立圖書館漢文部主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漢文教習，力以宣傳中國文化爲己任。又遊歐陸，入新俄，參與國際大會，歸國後，任北京東南兩大學社會講師，錄中國文化及於西方之影響。

陳蓮庵，名嘉異，字德乘，湖南長沙人，嘗遊學日本，習法政，頗喜研治哲學社會諸問題，錄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

錢基博，字子泉，一字潛夫，無錫人，幼年爲文學，戰國策，喜縱橫，不拘繩墨，既而澤之以漢魏，字矜句練，又久而以爲厚重，少姿致，敘事學陳壽，議論學蘇軾，務爲平易暢達，而論學則詰經譚史，旁涉百家，博學而無所成名，詆之者謂其博而不精，憲爲附會，殆實錄也。錄某社存古小學教學意見書，師範學校讀經科教授進程說明書，吳江沈穎若先生文字源流後序。

國學必讀卷下

作者待訪錄

劉叔雅

陳啟天

抗父

金可莊

六

國學必讀 卷下

國故概論

一 夏曾祐孔子學說

第一節 孔子以前之宗教

春秋至要之事，乃孔子生於此代也。孔子一身，直爲中國政教之原。中國之歷史，卽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故談歷史者，不可不知孔子。然欲攷孔子之道術，必先明孔子道術之淵源。孔子者，老子之弟子也。孔子之道，雖與老子殊異，然源流則出於老。故欲知孔子者，不可不知老子。然老子生於春秋之季，欲知老子，又必知老子以前天下之學術若何。老子以前之學術明，而後老子之作用乃可識。老子之宗旨見，而後孔子之教育亦可推。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窺，則自秦以來，直至目前，此二千餘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學問，千枝萬條，皆可燭照而數計矣。此春秋前半期學派之所以爲要也。中國自古以來，有鬼神五行之說，而用各種巫史卜祝之法，以推測之，此爲其學問宗教之根本。而國家政治則悉寄於禮樂文物之間。明堂清廟，瞽宗辟雍，是也。此等社會，沿自炎黃，至周公而備，至老子而

破。中間事蹟有可言焉。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是爲蓐收；天之刑神也。（周語）有神，鳥身，素服三絕，面正方，曰：『予爲勾芒。』（墨子明鬼）（此界神與非神之間，禮記祭法注，謂之人神。）至其名位，則昊天上帝最貴，化而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黃帝含樞紐，爲王者之所自出；而佐以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天神備矣。（周禮春官疏）

右天神

山海經（十三篇以前，真禹書，十四篇以後，漢人所作。）所列鬼神殆將數百，其狀如鳥身，龍首等。（南山經）其名如泰禪、靈池、武羅等。（中山經）其禮如白狗、糈稌等。（南）仙經）而楚詞所引湘君、湘夫人、河伯、雒嬪，亦數十見，皆地示也。惟左傳國語無明文耳。

右地示

齊侯田于貝邱，（齊邑名，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左莊八年）狐突適下國，（晉邑名，今山西聞喜縣東。）遇太子，太子曰：『帝（上帝也）許我罰有罪（謂惠公）矣！』（左僖十一年）大事（禘也）于大廟，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左文二年）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

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左宣十六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左昭七年）（本文下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伯有三世爲卿，而執其政柄，其用物宏矣，其取精多矣，強死爲鬼，不亦宜乎？』案此卽庶人無鬼之理也。又墨子明鬼：周宣王殺杜伯而不辜，三年，杜伯乘素車白馬，朱衣冠，執朱弓矢，射之，殪之車中。燕簡公殺莊子儀而不辜，三年，莊子儀荷朱杖而擊燕簡公，殪之車上。福觀辜從事于厲，祭不以法，祿子舉楫而橐之殪之壇上。墨子雖在老子後，而所引皆古事，杜伯事亦見國語。）

右人鬼

方相氏掌儺以馭方良。（卽魍魎）庭氏射妖鳥。（周禮）涸澤之精曰慶忌，若人，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涸川之精曰螭，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長八尺，呼其名可取魚鼈。（管子水地篇，又莊子達生篇引此，而物怪更多。）此皆物魑也。

右物魑

以上所言，乃舉古人言神而鬼魑之分見者，其合見之處，則莫如周禮之春官，大宗伯

曰：『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中略）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相王之大禮。『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大司樂》曰：『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注》：此大蜡之禮。『大祝曰：』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後略）而終篇則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鄭注：圖也）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魑。』古人之分天神、人鬼、地示、物魑，其明畫若此，然亦有不甚分明者，如社稷五祀，皆地示也。（春官鄭注）而社卽后土，是爲勾龍；共工氏之子，稷爲柱；烈山氏之子，木正勾芒，是爲重；金正蓐收，是爲該；水正玄冥，是爲熙及修；此三官，皆少皞氏之子。火正祝融，是爲黎；顓頊之子，土正卽勾龍，是以一體而兼神鬼示矣。此名之至綵雜者。（左傳昭二十九年。）

鬼神位矣；世間之事，無一不若有鬼神主宰乎？其間於是立術數之法，以探鬼神之意，以察禍福之機。術數者，一天文，二歷譜，三五行，四著龜，五雜占，六形法。（漢書藝文志）今

卽由此六術以證古人之事，往往相合，惟漢志所列之書，今不傳者十之九，故其爲術，今人無能通者。今之術數，雖源於古之術數，而不盡爲古之術數也。（詳見後）術旣無師，則觀古人之已事，不能知其用何家之學說，然大略亦可分矣。大約可分四類：其天文、歷譜、五行、三家之說，不甚可分；今列之爲一類。其蓍龜、雜占、形法，三家尙分明，如其家分之爲三。

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出。』（左昭八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左昭十年）春，將禘於武公。梓慎望氣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左昭十五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大災乎？』梓慎曰：『其宋衛陳鄭乎！其丙子若壬午作乎？』裨竈曰：『若我用瓊、壘、玉、瓊，鄭必不火。』（左昭十七年）春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夏伯也）稔之日也。』（左昭十八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左昭二十年）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將以心疾死乎！』（左昭二十一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左昭二十四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矣！』（左昭三十二年。）

右天文歷譜五行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爲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左莊二十二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中略。）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左閔元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左閔二年。）又昭三十二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嬴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左僖十五年。）